

宋
開
闢
錄

讀
書

求闕齋讀書錄卷三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史上

史記

今上本紀 孝武本紀自初卽位尤敬事鬼神下至末皆封禪書之文決非褚先生所補也 孝武紀篇中於是字凡二十二見又有用而字者又有用其後者文氣亦與於是字相承接太史公行文閒有氣不能騫舉處韓公故當勝之

三代世表 廿不偉哉 偉與詭同危亦同猶云異也
律書 西至于注 注卽柳下文西至于弧弧狼卽井鬼西至

于濁濁卽畢北至于畱畱卽昂

歷書 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韋昭曰疇類也孟康曰同類之人明歷者也樂彥曰疇昔知星者也 按韋孟說是也說文疇耕治之田也本以田疇爲正訓而各載籍用疇字多與儔通北海相景君碑英彥失疇議郎元賓碑明疇宗親此疇與儔通之證也儔類也書洪範不畀洪範九疇國策夫物各有疇比比訓類也可知疇人爲同類相聚以明歷算之人矣文選束晳補亡詩注云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則凡同術相聚者皆得稱爲疇人又不僅推明歷算者也

平準書 平準卽管子輕重之法也唐劉晏亦用之

亨宏羊天乃雨 是時宏羊固未死也借卜式惡詈之言作結
若宏羊業已亨殺者此太史公之褊衷耳

齊世家 殺之郭闢 田氏之殺子我與孫綸殺諸葛恪略相
似

陳涉世家 懷王入秦不返天下之公憤屈原之私憤而太史
公亦自引爲己憤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子長時時不忘此二
語故於陳涉之張楚項羽之楚皆所嚮慕卽於襄彊之楚呂臣
之楚景駒之楚黥布之楚懷王孫心之楚亦縷敘而不敢忽
外戚世家 通篇注重命字首段呂后末指明天命後薄后竇

后王后衛后亦俱含命字之意在言外

楚元王世家 前兼敘羹頡侯及代王後兼敘趙王河閒王不僅楚元王也

荆燕世家贊 岂不爲偉乎 王念孫說偉異也 漢布傳西京賦豈不詭哉 詭亦異也 劉澤以疏屬封王故歎其異蕭相國世家 蕭相之功只從獵狗及鄂君兩段指點其餘却皆從沒要緊處著筆 實事當有數十百案概不鋪寫文之所以高潔也 後人爲之當累數萬言不能休矣

曹參世家 敘戰功極多而不傷繁冗中有邁往之氣足以舉之也

留侯世家 觀從容言天下事甚眾數語則子長於子房事不書者多矣敘留侯計畫亦不出戰國策士氣象未知子房尙有進於此者否

陳丞相世家 隱謀奇計是陳平世家著重處末段及贊中點出

絳侯周勃世家 太史公於不平事多借以發抒以自鳴其鬱抑此於絳侯父子下獄事卻不代鳴冤苦而以足已不學守節不遜二語責條侯故知子長自聞大道或以謗書譏之非也

梁孝王世家 自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以下一氣噴薄而出見梁王所以怨望欲爲不善者皆太后景帝有以啟之

五宗世家 方望溪謂歸熙甫文於人微而言無忌者蓋多近
古之詞吾謂子長五宗世家等文乃更進於敘述賢哲功臣之
作抑所云瓦注賢於黃金也

伯夷傳 首段至文辭不少概見止言古來高節之士惟吳太
伯伯夷可信許由務光之倫未經孔子論定者不可信第二段
至怨邪非邪止言伯夷叔齊實事惟孔子之言可信傳及軼詩
可信第三段至是邪非邪止言天道福善之說不足深信第四
段至末言人貴後世之名不貴當時之榮因慨已不得附孔子
以傳

管晏列傳 子長傷世無知已故感慕於鮑叔晏子之事特深

老莊韓非列傳 以申韓爲原於道德之意此等識解後儒固
不能到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太史傳莊子曰大抵率
寓言也余讀史記亦大抵率寓言也列傳首伯夷一以寓天道
福善之不足據一以寓不得依聖人以爲師非自著書則將無
所託以垂於不朽次管晏傳傷已不得鮑叔者爲之知己又不
得如晏子者爲之薦達此外如子胥之憤屈賈之枉皆借以自
鳴其鬱耳非以此爲古來偉人計功簿也班固人衷失其指矣
司馬穰苴列傳 末敘高國之滅田齊之興文氣邁遠獨子長
有此

孫子吳起列傳 傳言世傳孫臏兵法而贊言世俗稱十三篇
及吳起兵法則知臏兵法當時已無人稱道矣

伍子胥列傳 子胥以報怨而成爲烈丈夫漁父之義專諸之
俠申包胥之乞師白公之報仇石乞之甘烹皆爲烈字襯託出
光芒

仲尼弟子列傳 太史公好奇凡戰國策士詭謀雄辯多著之
篇此載子貢之事特詳亦近戰國策士之風

商君列傳贊 贊最明允而深厚

蘇秦列傳贊 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觀次其時序一語則知當日有並非蘇秦時事而附之於秦者

班固次東方朔傳指意亦頗類此

張儀列傳 子長最惡秦故謂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實則兩人之傾險亦相等耳特秦挾最勝之勢故張儀尤爲得計樗里子甘茂傳贊 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讀此等贊知子長胸中自具遠識

穰侯列傳 首言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之權侈末言范雎奪四貴之勢皆簡潔無枝辭

少割而有質 少割者謂少割梁地也有質者謂取秦之質子也

白起王翦列傳贊 未爲精當言王翦之短尤非事實

孟子荀卿列傳 自秦焚書以後漢之儒者惟子長與董仲舒
見得大意

魏公子列傳 公子二字凡百四十五見故爾顧盼生姿跌宕
自喜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爲趙將最久戰功最多故以廉頗爲
主敘藺相如趙奢父子皆以廉頗經緯其閒卽敘李牧亦插入
廉頗已入魏句此子長裁篇之本意也惟功績雖以廉頗爲最
而子長所佩仰者則以相如爲最故贊中專美相如且以廉藺
目其篇

田單列傳贊 魏武帝好以勁兵鍊騎畱於後故注孫子以後

出者爲奇兵實則孫子所謂正奇者非果以先出後出分也處女脫免四語子長玩味極深敘趙奢李牧戰功亦暗含此四句在中不獨贊歎田單爲然

魯仲連鄒陽列傳 仲連高節似非鄒陽可擬上梁王書亦拉雜無精義子長特以書中所稱有與己身相感觸者遂錄存之屈原賈生列傳 余嘗謂子長引屈原爲同調故敘屈原事散見於各篇中懷王入秦不返戰國天下之公憤而子長若引爲一人之私憤旣數數著之矣此篇尤大聲疾呼低徊欲絕令尹子蘭聞之大怒 聞之聞屈平作離騷

呂不韋列傳贊 孔子之所謂聞者實與呂子不侔子長讀論

語別自有說

刺客列傳 訊政傳之後數行荆軻傳之首尾各十數行其蕩漾疏散吞吐處正自不可幾及

李斯列傳 李斯之功只從獄中上書敘出與蕭何之功從鄂君語中敘出同一機杼李斯之罪從趙高反覆熟商立胡亥事敘出與伍被說淮南蒯通說韓信同一機杼

蒙恬列傳贊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至固輕百姓力矣 始皇紀曰二十七年治馳道六國表曰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也蒙恬未治馳道止治直道築長城二事子長責其輕民力可謂定論

張耳陳餘列傳 子長尙黃老進游俠班孟堅譏之蓋實錄也
好游俠故數稱堅忍卓絕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橫侯羸田光及
此篇之述貫高皆是尙黃老故數稱脫屣富貴厭世棄俗之人
如本紀以黃帝第一世家以吳太伯第一列傳以伯夷第一皆
其指也此贊稱張陳與太伯季札異亦謂其不能遺外勢利棄
屣天下耳

魏豹彭越列傳贊 獨患無身耳 五字古來英雄所爭在此
子長烈士也故道得到

黔布列傳贊 以坑殺人爲首虐遂以身爲大僇此亦後世因
果之說如韓彭英布之智力自有不能與高祖並立之理卽釁

端發自愛姬亦不足論此等贊子長似不甚厝意

淮陰侯列傳 彭城敗散而後信收兵至滎陽破楚京索之間下魏破代而後漢輒收信精兵滎陽距楚成皋圍急而後漢王至趙馳入信壁此三役皆高祖有急賴信得全子長於此等處頗爲用意

韓王信盧綰列傳贊 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王信盧綰陳豨皆計事不孰此句蓋兼三人者言之

田儋列傳 田氏王者八人益以韓信凡九人敘次分明一絲不紊筆力極騫舉也

樊酈滕灌列傳 樊噲夏侯嬰皆沛人灌嬰雖非沛人而睢陽

去沛不遠且終身爲騎將與夏侯嬰終身爲太僕略相類三人同傳宜也酈商不入食其傳又不入傅靳等傳而列之此傳頗不可解 夏侯嬰傳太僕字凡十三見奉車字凡五見以兵車趣攻戰疾字凡四見灌嬰傳將騎兵凡九見

張丞相列傳 夾敘周昌趙堯任敖事與蒙恬傳夾敘趙高事機杼略相類

酈生陸賈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此一節應別行寫正傳中旣載酈生誠騎士以進沛公踞牀洗足見之矣此又載酈生按劍以叱使者當時傳聞不一聊記於傳後以廣異聞又有傳酈生書者謂漢王定三秦至輦洛酈生乃始

來見則贊中辨其非是

傅靳蒯成列傳 子長於當世豔稱之功臣封爵者皆不甚滿
意常以不可知者歸之天命如於蕭何則曰碌碌未有奇節依
日月之末光於曹參則曰以與淮陰侯俱於樊酈膝灌則曰豈
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於傅寬靳歙則曰此亦天授於衛青
亦曰天幸皆以成功委之於命雖要歸有良然者然亦由子長
褊衷不能忘情於功名故時時以命字置諸喉舌之間若仲尼
則罕言命且不答南宮适羿奡禹稷之間茲其所以爲大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贊 智豈可專邪 此語是子長識力過人
處